

◎小小说

# 卖馄饨的夫妻

□ 张子影



张兴华绘

神。滚开的汤里永远有两只滚动的大棒骨和十只香菇。馄饨下进锅里煮的时候，男人开始配料：先在碗底铺上一层洗净发好的紫菜、一小撮切得整齐的姜丝、拳头大的一片西红柿，洒上一小撮细盐、味精，撒上十几粒小葱碎，最后淋上几滴芝麻油。把这些做完，锅里的馄饨也就漂起来了。男人左手用漏勺将馄饨捞进碗里，右手紧接着将一大勺滚烫的汤浇下，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这时候男人就会对女人轻声说：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一声：好哩。便将手在围裙上擦擦，双手将冒着热气的碗捧起，递到客人面前，说：请。

一碗馄饨9只，大小一致，个头均匀，一只只胖乎乎的，在碗里起伏。

男人的个子不高，背有点驼。女人的个子更矮，大约只到男人胸口，听说是幼年时患病，之后就再也没有长高。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们的营生。他们的馄饨，永远是那么鲜香，热乎。

馄饨里的肉是新鲜的，煮汤的棒骨是新鲜的，姜丝、西红柿和小葱也是新鲜的。男人因此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去菜场采购，女人留在家里和面、发面、擀皮，等男人回来后，他们一起洗菜、做馅料。大约5点半后，他们的摊子就出现在路边了。

买馄饨的人很多，在小城的这一片地方，这条街以及附近几条街的大人和小孩子们，每

天早上宁可多走十几分钟的路，也愿意拐到这里来，吃一碗他们的馄饨，再热乎乎香喷喷地上班或者上学去。

在寒暑假期间，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们没人带，每天都有小孩子围着他们的摊子打闹。男人也不恼，笑嘻嘻地看着孩子们玩。半晌午的时候，谁家的孩子捏着大人给的钱来吃馄饨，递上来的钱差了一角五分的，男人也不计较，还是那样配料，煮馄饨，冲汤。鲜香的一碗，9只馄饨一只不少地上下起伏。女人会将碗吹了又吹，待摸着汤碗温热又不烫手了，再端给孩子。

男人对女人永远是和气的，声音很轻地说话：阿宝，来。

女人总是笑嘻嘻地说：好哩。

大约上午10点半钟的时候，他们收摊，男人挑着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手挂着男人的胳膊，跟着他往回走。

他们没有孩子，当然也是因为女人小时生病的缘故。

几年前我上了大学。大学在另一个城市。大一暑假回来，看到他们还在那里，只不过食摊从挑的担子变成了小推车，用透明的玻璃做了小车厢，洁净的玻璃窗内，碗里铺着仔细洗干净的紫菜，新鲜的棒骨，切得整齐的漂亮姜丝、西红柿和小葱碎。馄饨还是那样的馄饨。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来，父母到车站接我们。那天下着雪，在火车站我搓着冰冷的手说，真想那对夫妻的热馄饨。母亲说，他们家里出了事，夫妻俩已经很久没有出来了。

出了什么事？

男人在早起去买菜的时候被一辆送菜的小货车撞了，那天雨，天黑，路很滑。

小货车司机当时就把男人送进了医院。司机是个老实的乡下农民，把男人送进医院后，第三天就回乡下，先卖了地里的菜，又卖自家圈里的猪和羊。男人住院住到第三个月，听说小货车司机要让读高中的儿子辍学打工去挣医药费，男人沉默了半天后，对小货车司机说，

你走吧。

男人出了院，多年的积蓄都花光了，还伤了一条腿。

伤得厉害吗？我问。

母亲迟疑了一下，说，反正以后过马路也只能慢慢走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挺沉重。

但是那天在路口，我又意外地看见那对夫妻的馄饨摊子。

还是那辆车，小窗玻璃擦得洁净光亮，那馄饨还是鲜香、热乎。男人的声音有点哑，女人的眼睛是肿的。但是她把碗递到我手中的时候，还是浅浅地笑了，轻声地说：请。

我发现他们的头发都白了一些。白发在冷风中飘着。

胖乎乎的9只馄饨在黄的绿的白的紫的红的汤碗里上下起伏。样子、味道，一点都没有变。

上个月，我带着孩子回去看望年迈的父母，母亲和父亲已经搬到了另一个小区。下高后，我对孩子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还是那个路口，只是原先的小平房变成了高楼，路口添了大广告牌，那个摊车变成了小食铺。母亲说，他们租了这间铺子早上卖馄饨，今天咱们来晚了，他们已经打烊了。

明天早上来吧，我说。

为什么跑这么远来，他们的馄饨有什么特别吗？孩子问我。

没有特别，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是那个样子。

正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男人走出来，女人也走出来。女人关了灯，男人把一把锁挂在门上，然后挑起担子。女人一手端着盆碗，另一只手挽住男人的胳膊，跟着一拐一拐的男人往回走。

男人跛着腿，背更弯了。他们的头发也更白了，我仿佛听见男人说：哎，阿宝，来——

女人笑嘻嘻地说：好哩。

他们就这样手挽着手，一直走进暮色里。

□ 周越

## 攀枝花物象

### 冬天

阳光直接穿透  
整个冬季的内脏  
攀枝花的城府有多深  
夜晚火炉般温暖又亮堂

金沙江的风  
像婷婷的女子  
婉转且体贴  
花城有了冬天的面子  
水的深度  
早晚感知温凉

这阳光锻打的山川  
朝霞抹遍赤铜的峰梁  
一弯接一弯的江河  
泛耀镜光  
红花缀挂原野  
绿茵漫上山岗

北京的兄弟告诉我说  
出门始终在零下游荡  
抓两把阳光抛去  
他们泛起醉意：  
“冬天和攀枝花的阳光撞个怀，  
有花的芬芳  
果的甜香！”

### 苏铁

“铁树开花马长角”  
爷爷奶奶曾说  
或许爷爷的爷爷  
奶奶的奶奶  
也是这样说

那时的他们不知道  
攀枝花在何处  
攀枝花铁树是啥样

从汗血宝马到滇马  
不论席卷欧亚大陆的征伐  
还是贯通茶马古道的蹄声  
马怎样奔跑  
角都隐藏在皮毛深处  
纵使河水倒流  
时空开叉

爷爷奶奶不明白  
深山的古渡口  
一夜间火树银花  
英雄树  
花红叶大  
新开了天地

在山巅 在谷底  
摇曳凤凰的羽翼  
撩拨二亿八千万年的情绪  
雄铁树炬指苍穹  
雌铁树纺锤相依  
三月春风牵衣  
五月细雨净体  
年年如约花期  
这是爷爷奶奶终去  
也解不开的秘境之地



《苏铁》 朱田生绘

### 503地下电厂

尖山腹中的事  
备战备荒的隐语

数字是攀枝花的地标  
像草丛中的花朵一样  
开放得意味深长

“503”  
山中的密语  
一座地下战备电厂  
半个世纪的风雨雷电

照亮着自信的铁和钢  
追梦人的和平之曲唱响  
“503，归仓！”  
清点文物  
花开别样

# 武汉好

□ 葛水平

武汉建在水的岸边，并且是一条大水——长江。

沿江有一条宽敞的路，叫江滩，恋爱中的武汉人都在江滩上散步。夜幕的深处，长江水无声地流着，它的对面是武昌，武昌城的繁华折射在江面上。江面上有船走过，能听到江水对堤岸的抚摸，长江就在脚下，脚能触摸到的地方，就是力量起始的地方。

武汉原来是个镇，叫江夏，现在没有镇的影子了。江夏后来叫汉口。“汉口”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因为江夏在汉水、长江交汇之处。水上交通，古时多么重要。

水上码头，它容纳往来船只停靠，收留来自四方八面的行者。码头像兄弟一样对待它的宾客。

长堤街、汉正街、花楼街这些有意思的街道，江夏时就开始相继建成。当时，走水路来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商人；外来客商中，要算陕西的最多。因为，江夏是汉水流入长江的地方，而汉水的发源地又正好在陕西。当时在他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钱备小舟，顺着汉水往下走，生意兴隆算汉口。”

陕西人把江夏叫汉口。

一条水肥沃了庄稼的长势和商人的口袋。

一条水默默地流着，流着阴晴不定、水光潋滟的沉年往事。对于从前热闹的追忆，文字有大量的记载。

当汉水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到明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造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的汉口。不过民间的汉口似乎就只指武汉？或只是我的印象。

长江之水从古至今泛着金色的光芒。

很小的时候，折一只纸船，船上燃半截蜡烛，轻放在有水的河上，潺潺的溪流带着纸船上的灯光走向远方。我好奇地问我娘，水也有重量，能托得动船吗？

我娘说：“船底长着脚，水是一条路。”

“水明明是水，不是一条路呀？”

我娘答：“水叫水路。沿着水走能找见宝藏。”

“水路有多长？”

我娘答：“像黄河长江一样长。”

“可船有走不动的时候呀？”

我娘答：“走不动时就歇在古渡滩头，落脚在那里生儿育女。”

长大后，知道古渡滩头是被水夯实过多少遍的地方，水肥沃了码头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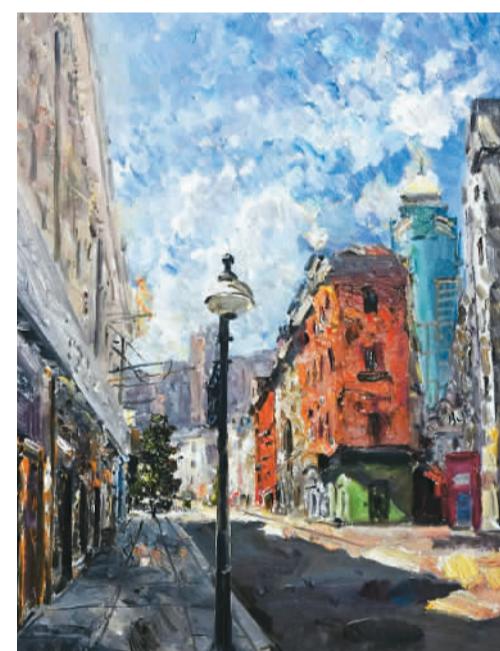
我在沿江大道上走着，夜色流岚，对面的建筑生机一片。那些建筑成为武汉的城市地标，衡量着这座城市的文明、繁华和气度。

曾经，地标建筑中住着漂泊江湖的人。

在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中段，江汉路以北、麻阳街太古下码头以南、中山大道东南的滨江地段，长约2.2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哥特式、洛可可式、巴洛克式等欧式建筑一应俱全。世界上没有离开水可以活着的生命，没有。

水从不返回，水的母性如大地一样是万物的种源，搁浅在武汉的江湖，是时代的风云，它映照出中国社会与政治、宗教、民俗等宏大主题的天光云影。

这些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汉口租



《汉口扬子街广东银行建于1923年》

胡朝阳绘

界的遗存，按地理方位从西南向东北排列，分别为英、俄、法、德、日5国租界。

历史的细节，犹如历史枝干上摇曳而繁茂的花花叶叶，使后来者如我这样对此有兴趣而又知之甚少的好奇者，好像看到了历史的细微表情和时代的真切面容，而这样的表情和面容是我们阅读各种历史教材无法看到的。汉口租界的数据仅次于天津，居全国第二位，面积仅次于上海、天津，居全国第三位，其影响力仅次于上海。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历史。对武汉而言，它的码头文化是其历史中重要的一笔。

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法马江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当“强掳由海上而来时”，他们不是通过海上的炮舰，而是通过长江航运，将一个“亚洲内陆市场”纳入帝国的旧梦。

过去的武汉租界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政府。汉口开埠后，各国洋行及轮船公司于租界内外相继修筑轮船码头。1863年，英国宝顺洋行在英租界宝顺街建宝顺栈五码头，为汉口港首座轮船码头。1871年，俄国顺丰洋行在俄租界列尔宾街（今兰陵路）建顺丰砖茶码头，专供汉茶出口外运。辛亥革命前，汉口沿江一带深水港几乎全为外商码头占据。这些码头的背后便是富人居住的租界，他们在此风花雪月。在他们的租界上，外国人不是外人，而是武汉的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一个摩登的阶层。

从沿江大道看步行街，江汉关、日清银行相峙左右。作为武汉近代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庄重典雅的古典风格，从石材的色泽里，从科林斯柱精致的毛茛叶中，浓浓地散发开来。

从租界的建筑里，我依然能够看到租界与租界互相攀比，它们豪华、气派、舒适、美观，它们遗世独立，成为光阴遗留在这座城市独有的风景。它们背后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历史早已烟消云散，如今，这些建筑让我了解武汉的从前，码头的从前。

今天的武汉，每一座老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承载着繁华的旧梦。徜徉在江汉路，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石头建成的楼房，花饰精巧，线型曲美，繁复整饬，可谓奇妙绝伦。

熟悉江汉路的老人说，江汉路是武汉20世纪建筑的博物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复制。

若干年前，我从作家池莉的小说中阅读过汉正街。历史悠久的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一条街道之一，据《夏口县志》等书记载，这条街迄今为止已有500年历史。早在明万历年间，汉正街就已形成市镇，这里沿江从西向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

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栈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到清康熙、乾隆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乾隆四年（1739年），汉正街修起条石路面。同治三年（1864年），郡守钟谦钧在此主持修建了万安巷等新码头。从此，汉正街更是商贾云集，交易兴盛，市场繁荣。被称为“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唯意”，吸引了四方商旅，八方游客，热闹繁华，盛极一时。

于是，本省荆州、孝感各县，外地山西、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省人口纷纷迁入。正如清代汉阳人徐远志的《汉口竹枝词》所云：“石镇街道土镇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眼前的汉正街，游客和商贩整日把它挤得水泄不通，它养育了多少代人！虽然它备受摧残的容颜与那些寂寞的老建筑相比形成了两种境界，也许正是它那柴烟的气息养育了红尘男女的幸福。

情随事迁，心由物转，江汉平原让我感受到和历史靠拢的亲近。凭借文化意象的导引，走进武汉，有感于世人喊武汉是大码头，真个是人间有方圆。我喜欢武汉的万国建筑，这些建筑让我看到了幽深曲折。

建筑是城市的雕塑群，比如“武汉警察博物馆”，说它是一部大书，实在不为过。警察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为西洋古典式，建于20世纪初，灰调中有一种压得住繁华的正气，门头上的“武汉警察博物馆”更是体现了警察是和平年代捍卫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的坚实后盾，合体的建筑本身就是一件文物。

灿烂之极归于平淡，逝者如斯，来者如斯，光阴夹击着每一个自信忙碌或无所事事的人，时间带来什么，但同样能带走很多。

文化借助老建筑就地生根，让你好好享受武汉的码头文化。武汉还有一群民间艺人，他们是武汉夜晚的歌手，他们在市民的饭桌上怀抱吉他，制造出悦耳、智慧和富有冥想气质的情调。

小小的鲤鱼红红的腮，

上江游到下江来，

上江吃的金丝草，

下江吃的水青苔，

金的金丝草，

水的水青苔，